

从构词方式和翻译说“南洋”与“东南亚”

云 惟 利

一 序说

“南洋”一语，为旧文献中所常见，用来指今天的东南亚地区。区内华人原本也常用。直到一九六十年代，才逐渐为“东南亚”所替代。如今，“东南亚”一语已在各地通用，而“南洋”则几乎完全消失了。

第二次大战后，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想盛行一时，南洋地区也闻风而起。于是，原本为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纷纷独立。亚洲、非洲、南美洲的新兴国家，如雨后春笋，南洋地区也正如此。

由于民族主义思想极其强烈，新独立的国家也往往采取强烈的语言政策，以当地的民族语言代替原先的殖民地语言，成为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教育各方面用语，以求彻底摆脱殖民地的阴影。这样的演变原本无可厚非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但在演变的过程中，也难免矫枉过正。南洋地区，种族复杂多样，其中华族人口为数不少。然而，华族并非执政民族，而经济力量却很大，加上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转变，华族为执政民族所猜忌，时常遭受排斥。在此种心理影响之下，更进一步要求华族本土化。具体的表现在于两方面：一在思想意识，一在语言文化，两者往往合一。前者之例子，如以“华人”代替“中国人”，以“华语”代替“中国话”；后者之例子，如禁用华族之姓名与语言文字。

本土化的要求来自两方面。一方面来自当地的多数民族，一方面来自华族内部。前者正是反应出当时的民族主义潮流，后者则是过分顺应潮流的表现。废弃“南洋”，改用“东南亚”，便是此种过分顺应潮流心态的实例。此种心态，实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中，时时流露出来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世界普遍的思想意识，当然也是助长此种心态的原因。

这是“南洋”改为“东南亚”的时代背景。

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，研究南洋华人历史的人有这样两个说法：第一，“南洋”是以中国为本位来命名的，有蛮荒的意思，与“中国”相对，相形之下，矮人一截，所以不应该用。第二，“南洋”的意思是南面的海洋，涵义不明确，故不宜再用，而应改为“东南亚”。

两个说法都只是言谈之间所闻，未见有人写成专篇论文，依学理来讨论。仔细看看这两个说法，都很可疑。第一个说法，缺少理据，并不可取；第二个说法，望文生义，尤不可取。

大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受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，本土化的声音甚嚣尘上，矫枉过正，在所难免。“南洋”既为中国人所命名，自然没有本地色彩，有违本土化思潮，便在当废之列了。实则“东南亚”一名，也非东南亚人所取，还是从外地输入的，而草率的译名，并不符合中文的习惯，实在不见得就很高明。

下文从语言和翻译两方面详细讨论。

二 方位地名词的构词方式

方位地名词是以方位词和地名通名或专名复合而成的。常用的方位词有“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、左、右”等，通名有“山、川、海、湖、城、村”等，专名即现成之专用地名。“南洋”与“东南亚”都属于此类方位地名词。

方位地名词的构成方式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脉相承，最常见的是以五方来配合地名。具体方式有两种。

第一种：地名在前，五方名在后。

这样构成的方位地名词，是指同一地方的不同方位。这类复合方位地名词，最初当是源于泛指，而后渐渐变为地方专名。例如：

(1)吾不得志于汉东也，我则使然。（《左传·季梁论祀神》）

(2)山东之国，从风而服。（《战国策·秦策》）

(3)战城南，死郭北。（汉乐府《战城南》）

(4)有所思，乃在大海南。（汉乐府《有所思》）

(5)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（汉乐府《江南》）

(6)街东街西讲佛经。（韩愈《华山女》）

(7)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？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（辛弃疾《清平乐》）

方位名称如“河、城、郭、海、街、溪”等都可以立为中心本位，和五方名称相配合，指明具体方位。具体事物如莲叶等，也可以和五方名称相配合，指明具体方位。

泛指较大地方的方位词语，用得久了，就由泛指变为专门地名，如：“河北”位于“黄河北面”，“湖南”位于洞庭湖南面。

每一个地名都可以和五个基本方向名称配合起来，构成五个方位名称。

面积较大的地方，内部便可以依照五个基本方位划分为五个区域而与五方名称相配合。这样的用法，日子久了，也就渐渐成为地名，例如“华东、华南、华西、华北、华中”，虽然划分为五个地区，但都属于同一个“华”。类似的用法如“闽东、闽南、闽西、闽北、闽中”，以“闽”来配合五方名称。虽然划分为五个地区，但都属于同一个“闽”。

面积较小一些的地方，如山川湖泊、城村等，可以所在地为中心，与外部各方位

区域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，而与五方名称相配合。例如“城东、城南、城西、城北、城中”以城为中心，与四方相配合，泛指城市周围各地区。这样的用法，日子久了，也可以成为地名，例如“山东、山南、山西、山北”以太行山为中心，与四方名相配合，构成四个方位名称，而后渐渐成为地方专名。又如“河东、河南、河西、河北”以黄河为中心，与四方名相配合，构成四个方位名称，而后渐渐成为地方专名。又如“江东、江南、江西、江北”以长江为中心，与四方名相配合，构成四个方位名称，而后渐渐成为地方专名。

中心地是否与四方全都配合起来，成为地名，随当地地理情况而定。有些只有左右或东西，而欠缺南北或前后。如长江还可以和左右方位名称相配合成“江左、江右”。洞庭湖只和南北相配合，构成地名“湖南、湖北”。黄浦江下游也分“浦东、浦西”两区。

有些地方，内部划分为各个不同地区，与五方名称相配合，成为地区名称。后来，词义缩小了，由地区名变为城市名。例如：台东、台南、台北、台中。

第二种：五方名在前，地名在后。

这样构成的方位地名词，指明是不同的地方，而非同一地方的不同方位。这类复合方位地名词，有些可能源于泛指，有些一开始便指明确的地区。这些明指的地名，在与五方名称相结合后，便形成各别的地名，彼此并无关涉。例如：

(8)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。（《左传》隐元年）

(9)南山有乌，北山张罗。（战国《乌鹊歌》）

(10)送美人兮南浦。（屈原《河伯》）

(11)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（陶渊明《饮酒》）

(12)红豆生南国。（王维《相思》）

“西鄙”、“北鄙”之外，还应有相对的“东鄙”和“南鄙”，是四方边境地区。“南山”与“北山”相对，都是明确的地方。“南浦”相对的当是“北浦”，都是明确的埠头。“南国”与“北国”相对，只是泛指，并无明确的界限。

这样的搭配方式，于地名中十分常见。相对的地方以彼此相对的方位而得名，相配成组，例如“东岳、南岳、西岳、北岳、中岳”是五个岳，并非一个岳的五个方位。五岳配合成一组山名。“东山、南山、西山、北山、中山”用法与五岳相同，也是五座山。类似的还有：东海、南海、西海、北海、中海，东宫、南宫、西宫、北宫、中宫，东京、南京、西京、北京、中京，东苕溪、南苕溪、西苕溪、北苕溪、中苕溪。

有些成组的地名，并不与五方全都配搭成一组，通常缺少中方，例如：东江、南江、西江、北江，没有“中江”，东湖、南湖、西湖、北湖，没有“中湖”。类似的还有：东桥、南桥、西桥、北桥，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北门。

五方除了可以配合地名之外，也可以配合朝代名，由空间名称转为时间名称。通常是由于国都搬迁了，方位不同了缘故，所以根源也还是在于空间，例如“西周、东周”是两个周朝，也可说是周朝的两个阶段，“西汉、东汉”是两个汉朝，也可说是汉朝的两个阶段，也说“前汉、后汉”。晋朝也分为“西晋、东晋”两个阶段，后来的

南朝、北朝，南宋、北宋，也都是相类似的名称。

有一些名称，上字为五方名，而下字为不同的名称，仍然可以配合成一组，例如“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”以中国为中心，配合四方蛮族，成为一组名称。其结构与上述以方位配合地名的构词法相同。“东吴、西蜀、北魏”是三个国家，互不关涉，其结构和上述以五方名称配合地名的构词法也一致。

据以上的归类来看，“南洋”一名的构词方式是，方位名在前，通用地名在后，属于上述第二类。“南洋”与“东洋、西洋、北洋”三“洋”配合成一组地名，没有“中洋”。这四个名称都没有贬义。“东洋”这个名称，日本人至今还在用，绝没有不好的意思。“北洋”在中国，当然也没有不好的意思了。“西洋”泛指欧美，现在少用了。

至于“东南亚”，表面看来，方位名在前，地方专名在后，也属于第二类，而实际涵义属于第一类。“东南亚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亚洲，而是亚洲内部的一个地区。照中文习惯，应该说“亚东南”，而不是“东南亚”，所以是属于第一类。照现在的用法，各个方位地区名称配合如下：东亚、南亚、西亚、北亚、中亚、东北亚、东南亚、西北亚、西南亚。这样看来，就有九个亚洲了，而实际亚洲只有一个。“东南亚”这个名称是从英文 Southeast Asia 翻译过来的，翻译的人依据原文直译，所以不合中文习惯，但久用便成为习惯了，现在已不易改正。“积非成是”是语言表达的一条定理。一旦成为习惯，也就约定俗成了。

上述亚洲九个方位地区名称，依中文习惯，当翻译如下：亚东、亚南、亚西、亚北、亚中、亚东北、亚东南、亚西北、亚西南。

三 语言习惯与地名翻译问题

“意译”和“直译”之争，一直悬而未决。这是个老问题。清末以来，西洋文化日渐输入，翻译的资料越来越多，而出色的译者实在难得。拙劣的译文对中国语文的影响日甚一日。

地名翻译，原本比较简单，一般出于音译，但是也有半音译半意译的，以及全然意译的。例如 New Zealand 有两个译名：“纽西兰”和“新西兰”。前者全然音译，后者半意译半音译。大抵地名原文中有可以意译的字时，便可用半意半音的译法。不过，半意半音译法的例子并不多见。一般地名还是以音译的为多。至于全然意译的地名，只偶尔一见，例如 London 有“伦敦”和“英京”两个译名。前者出于音译，后者出于意译。不过，“英京”中的“英”来自“英格兰”，是音译名。究其根源，“英京”也还是半音译半意译的。又如葡萄牙的首都 Lisboa，第二个音节带鼻音，英文译为 Lisbon。中文据英文而有两个译名：“里斯本”和“葡京”。前者出于音译，后者出于意译。不过，“葡京”中的“葡”来自“葡萄牙”，是音译名。究其根源，“葡京”也还是半音译半意译的。“英京”和“葡京”的构词方式跟“南京”、“北京”大致相同，只是改用国名，不用方位词而已。从构词法可以看出，这是汉化了名称。

这一类意译的地名中，最有趣的莫过于“英国”这一译名了。其最初所据的原文当是 England，音译为“英格兰”，又译为“英伦”。两者之中，以“英格兰”较为通

行，但是，“英伦”较为简短，所以也颇有人用。另外，又取个汉化的意译名称“英国”。可是“英国”这一译名并不限于用来对译 England，也用来对译 Britain 和 Great Britain。这两个名称除了音译为“不列颠”和“大不列颠”之外，也意译为“英国”。此外，“英国”也可以用来意译 United Kingdom，但这个名称一般译为“联合王国”。

“英国”这个译名，以“国”字来代表一个整体，是个国家。其他分别就不那么重要了。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。别的国家也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取个汉化的名字，如“德国”、“加国”等。

单纯音译比较不容易出错，可是容易流于累赘。此外，音译名称给人的感觉也较为疏远。意译名称则可以减少这样的疏远感觉。但是，全然意译的地名少之又少。

中国地名译为外文时，也有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，例如黄河的英译名有两个：Yellow River 和 Huanghe River，前一个是纯然意译，后一个是半音译半意译。跟这个相似的还有珠江，也有两个英译名：Pearl River 和 Zhujiang River。长江的两个英译名就与此不大一样。长江别名扬子江，英译名为 Yangtze River。英文通用这个译名。现在译为 Changjiang River。两个译名都是半音译半意译的。不过，这类译名很少见。另外，台湾通常都音译为 Taiwan，但是，葡萄牙文却是用十六世纪时麦哲伦给台湾取的名字 Formosa（意为美丽）。这是例外。

有些中国地名传到外国后，再传回来却变了样，例如“南海”，英文译名为 South China Sea，多了一个“China”。这是因为英国四面环海，北面有北海（North Sea），南面有英吉利海峡（English Channel）。两海命名均以英国为本位，因为是英国人命名的。“南海”如径直译为 South Sea，可能使人误以为在北海的南面，和北海相对，故而加上 China 一字。这译法就跟清朝学者增字解经一样。South China Sea 再传回来时，照理仍应译为“南海”原名，可是，却有食洋不化的人译为“南中国海”，不知底细的人，也就跟着以讹传讹了。这是缺乏文化知识所致。

又如华南，英文译为 South China，词序与中文相反。这是中英语文的差别。可是，再译回来时，却变成“南华”了。香港有份英文报纸叫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，中文名称当是《华南早报》，但通行的译名却是《南华早报》，显然不合中文习惯。

就是“中国”这名称，也有类似转换。外国人并不径直叫“中国”，而是叫 China。这洋名大概是取自于“秦”。这译名再传回来，不是径直用回原名“中国”，而是另译出支那、脂那、至那、震旦、真丹等种种新名。

可见，这类以讹传讹的译名，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，而是古已有之的。

“东南亚”这一个译名，不知出于何时，或是出于清末以后，其原文当是英文 South East Asia。依照中国话的习惯，自可译为“南洋”。不必非得处处译为“东南亚”不可。“南洋”一名，实不必废弃。

四 餘论

大凡地名，在初命名的时候，都必定是以命名的人所在的地方为本位的。方位地名尤其如此。必须先有一个本位地方，然后才能定出方位来。所以，方位地名是离不

开本位地方的，古今中外均如此。此类地名翻译时，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。例如上文提到的 English Channel，便是以英国为本位的名称。中文名就音译为“英吉利海峡”。可是，这道海峡处在英国和法国之间，在法国人看来，未必觉得合理。于是，中文译名又另外取了个汉化名称叫“英法海峡”。这个名称，明白点出海峡的位置，更加可取。上文提到的 North Sea 也是以英国为本位的名称。要是以挪威为本位，那么，就得改叫“西南海”了。

“南洋”既为中国人所命名，也就当然以中国为本位。如果因此而必须废弃，那世上该废弃的地名就太多了。“南洋”一名，起于宋代。起初称“南大洋海”，照字面看起来，确实比较笼统。其所包涵的地方，宋代以后，时有改变。¹ 今日南洋各地，自宋代到清代，先后有“南洋”、“西洋”、“东洋”等不同名称。民国初年，南洋已是涵义明确的地名专名了。统称“南洋”即相当于英文的 Southeast Asia。²

由通名变为专名，也是地名演变的通例，不可仅照字面来解释。“东南亚”的字面意义只是“东南面的亚洲”，涵义何尝明确？词义有明确一面，也有模糊一面。必须明确或赋予新义时，可下定义。自然科学与法律文献中甚为常见。地理界限，也可以定义说明。倘若拘泥于字面的意义，那就没有哪一个地名的涵义是明确的了。

无论使用何种语文，都应依照该语文的习惯，不应任意更改，更不应以意识形态来任意更改，以免破坏语文原有的环境，造成污染。

附注

1 见陈佳荣《南洋新考》，《亚洲文化》1992年第16期，新加坡亚洲研究会出版。

2 同上。

(云惟利 星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)